



窮理致知

文學與自我（二）

神話與阿賴耶識

● 康雲山*

西方文學批評法中，有一種神話與原型的批評法，這種批評法，是在追究偉大作品的「原型」(archetypes) 或「原型模式」(archetypal patterns)，其理論與唯識學的阿賴耶識理論，似乎可以相資相通。

綜合神話學者的觀點，神話所反映的，是一種比現實更為深切的真相，是民族的希望、價值、恐懼，以及志趣之象徵性投影，正如夢境反映個人潛意識的欲望和焦慮一樣。史科雷 (Mark Schorer) 在《韋廉·布萊克，視象的政治》(William Blake, The Politics of Vision) 一書中說：

神話係吾人內在本能生命的戲劇表現，人在宇宙中最初自覺的基礎，能够生出許多結構，所有一切的想法和態度都以之為準。(第29頁)

艾倫·華滋 (Alan W. Watts) 在《基督教中的神話與儀式》(Myth and Ritual in Christianity, Vanguard, 1954) 一書中說：

神話被界定為故事的一種複合體—無疑的，有些有事實根據，有些純屬虛構—因了種種理由，人類視之為宇宙和人生內在意義的具體示現。(第7頁)

喬治·華萊 (George Walley) 在《詩的作法》(Poetic Process, Routledge and Regan Paul, 1953) 一書中說：

(神話) 是超越科學的一種直接的玄學供述，它以明白的象徵或故事結構具體

* 康雲山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。

表現一種真實的景象。它是人類存在的一個縮影，企圖以結構上的忠實表現真相，以一筆之勞鉤出人類實相之顯著而又根本的關係……神話並非表現實相的一種隱晦，扭曲或刻意計的方法——它是唯一的辦法。

所以，神話是集體（民族）共有的東西，遍在於一初時空之中，是人類社會中一個無所不在的動力因子：它超越時間的限制，使過去（傳統的信仰方式）與現在（現行的價值觀念）連接，並伸向未來（精神與文化的趣向）。

每一個民族都有其神話，反映於傳說、民俗及觀念之中。由於每個民族各有其不同的文化環境，因而形成每個民族的神話各有其特殊的形態，但一般而言，神話是普遍的。不僅如此，許多不同的神話中亦可有相似的主旨或主題，而在各民族神話之中反覆出現的某些表象，大都含有一種共通的意義，均可導引相似的心理反應而發揮相似的文化功能。這些主旨及心象均稱作「原型」，簡言之，原型即是「普遍的象徵」（Universal Symbols）。衛爾瑞在《隱喻與真相》（metaphor and Reality, Indiana, 1962）認為這些象徵乃是：

對於大部份人類（若非全體人類的話）含有相同或極為相似意義的那些象徵。某些象徵，例如乾父與坤母、光、血、上下、輪軸如此等等，經常反覆出現於時空相距甚遠，彼此沒有任何歷史影響及偶然接觸的各種文化之中，乃是一件不難看出的事實。（第111頁）

衛爾瑞之言，在佛學專家張澄基的《佛學今詮》下冊書中亦有相似之言，他認為：幼童英雄之神話、陰陽綜合之神話、女神之神話、永恆輪迴流轉之神話、兩極或善惡相對之神話等都普遍的存在於各種不同的民族文化中。在這些神話中，幼童英雄的神話例子，像佛陀和耶穌的降世，和生平的種種事蹟，都充滿了傳奇性和神奇性。猶太教的摩西、印度教的克羅西那（Krisina）等各宗教的領導人物，大都是生有異稟、不同凡響的人。陰陽綜合的神話的例子，像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濕婆（Shiva）的型像，身體一半是男性，一半是女性，一邊是紅色，一邊是白色。中國的太極圖陰陽不相離，大乘佛教悲智合一、輪迴與涅槃不二的教義，都是陰陽綜合、相對統一之思想、表象。在女神之神話的例子，像大乘佛教的觀音菩薩，印度及西藏密法中的度母、天主教的聖母、中國的女媧補天、媽祖顯靈、日本的太陽神 Amaterasa 等都是。兩極相對或善惡



鬥爭之神話例子，像印度教的 Mahabharata 和 Ramayana 二大史詩、各民族英雄斬蛟除魔，為民除害的故事等都是。

依前文所述，神話學者認為神話是民族心理的象徵性投影，心理學家兼哲學家容格（Carl Jung）即以「集體潛意識」（Collective Unconscious）的理論加以詮釋。容格認為，在個人潛意識（Personal Unconscious）的下面，尚有一種原始的集體潛意識，為人類各種族的心理遺傳所共有，正如低等動物繼承某些本能的直覺一樣，人類亦繼承心理上的先天素質—亦即所謂的「種族記憶」（racial memory），所以，「人心並非生來就像白紙。正如人體一樣，它亦有其先天的個別定式；亦即行為的形態，在不斷反覆的心理作用的模式之中顯現。」（Psyche and Symbol, P, XV, Doubleday Anchor, 1958）。因此，容格所謂的「神話形成」（myth-forming）的結構要素，係存在於潛意識的心理，容格稱這些要素現為「意旨」（motifs），「原始心象」（Primordial images），或簡稱為「原型」（archetypes），容格解釋原型，說「它們屬於本能模式。」（前 P·XVI）他在《心理反射》（Psy Chological Reflections, Harper Torchbooks, 1961）中說，這些心理本能「比有史的人類還要古老……自從有人以來就深深地染在他的心中，而且永遠活著，壽超千秋萬代，至今仍是人類心靈的基礎結構。我們只有與這些象徵完全和諧時，才有過充分生活的可能。」（第 42 頁）神話乃是使心理本能—潛意識為意識知曉的工具，夢與藝術、文學的創作皆然。¹

神話的批評法，至今仍有許多學者和文學教師對之抱持懷疑的態度，如果能佐以唯識學有關阿賴耶識的理論，或許有助於消解一些人的疑惑。按唯識學對人類心識的分析，人的心識分成四個主要部門：（一）分別境塵之五識聚—包括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等五個識，其作用是知覺和分別色相、聲音、香味、味道、觸覺。（二）分別計度之第六意識（意識），第六意識就是當前能思維、能感受的「心」，即常識所謂的「我」。（三）執我之第七末那識，它緊緊抓住根本識或第八識不放，認它為自我，成為我執之根。此第七識非常微細，不易覺察，具有高度定慧的人才能經驗到。第六意識（意識）之所以有「我」的知覺，是此第七識的潛在作用所致。（四）為生死涅槃作根本的第八識或阿賴耶識（ālaya）。阿賴耶識能夠儲藏各種心識作用的印象和習氣

¹ 以上幾段見 John R· Willingham 等編著。徐進夫譯《文學欣賞與批評》（台北：幼獅公司，民 77 年 3 月），頁 131~169。

(業力種子)，一切過去和現世之業力種子，皆儲存於阿賴耶識。學習、才能、人格之形成，亦因此識能夠保持印象和習氣種子才能達成的。生物之奇妙本能，那不待學習、與生俱來的奇妙能力，亦靠此識能夠持護多生的習氣及業力之故。所以此識像是一個巨大無朋，與宇宙同體的大倉庫、記憶體。容格所說的潛意識與集體潛意識，和個體阿賴耶識與群體阿賴耶識頗為相似。阿賴耶識在眾生位時具有昏闇蒙昧的特徵，等到開悟（明心見性）或成就阿羅漢以上的果位，才能徹底覺了阿賴耶識的內容（業力種子與佛性）。因為阿賴耶識為生死輪迴的根因，能變現外境世界，執持我人的根身，而吾人在沒有解脫輪迴之前，多生多世以來在六道之中與各個民族之間轉生，所以，不同民族之間的集體阿賴耶識，自然有相同的業力種子，此所以各民族雖然文化背景不同，卻會有相似的神話與原型。²

多年以來閱讀一些唯識學、文學批評、美學的書，發覺張澄基的《佛學今詮》與 John R· Willingham 等編著·徐進夫譯的《文學欣賞與批評》，兩書談到阿賴耶識與容格的集體潛意識、神話等理論，可以互相資借，因此，將兩書的內容加以剪裁，聯綴成文，作為讀書心得，並為教學之用。文末所要說明的是，阿賴耶識乃是瑜伽行者直接經驗到的。而潛意識和集體潛意識的理論則是由實驗、診斷和宗教、人類學、文化史的觀照、思辨所得。一個是現證量所得，一個是比量所得；瑜伽行者所體證到的深度、廣度與真實境界，自然不是世俗學者所可思議。

² 以上幾段見張澄基《佛學今詮》下冊（台北：慧炬出版社，民83年1月），頁97~156。